



## 貳、尋找「猴祖先」與「茅埔圍」

梅花社區是個座落在台灣東北部連綿山巒下的小農村，在過去社區尚未以「憨猴搬石頭」的象徵和標幟參與推介社區的活動、廣為展示社區風貌前，恐怕連多數宜蘭人都不見得對她有過深入的認識。同時由於社區本身的範圍和村的區域相同，村民們面對大大小小的、緩急不同的事務多透過「村」的行政體系處理。但事實上村是不具行政法人資格的，公式化的村里民大會、定期村民郊遊活動等做法已無法應付社區內部因時空變遷所形成來自產業、傳統文化、農村規劃等各方面諸多問題。

這樣的情形一直到九〇年代初，以一群在地年長的居民為主體，共同組成梅花社區發展協會，使居民對社區公共意見的表達與實踐能更積極參與而有了變化。社區發展協會的成立，的確令居民在參與社區事務上與從前有所區別，但是這只是橫向的力量凝聚，況且社區內仍有一大半居民抱持觀望態度；適時文建會主導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正推向各縣市，梅花社區於一九九五年時入選全縣十四個種子社區，並獲來自公部門的規劃報告、活動經費的協助。這過程中，不可忽略的主體就是梅花社區的中、老年農民們如何在規劃單位吉祥巷的輔助下，思索「營造社區」的方向，自早期朝向硬體設施的努力，到後來重新承續傳統的生活精神，並注入在改變社區工作上。





值得注意的是梅花社區並未在開始接受補助時，像其它社區大刀闊斧地朝建築空間、文化產業方向著手，他們找到以社區的「人」為出發點，尤其是對社區大多數老人生活的重視，引領他們步入社會活動，發揮他們終生累積的智慧與價值，並且帶動社區更多的男女老少投入。這麼一來，橫向居民力量的凝聚和縱向傳統事物的繼承才得以結合起來。



而我們看待梅花也應由構成地方傳統精神的具體農業生活歷史、社區中、老年人對家鄉的期望、兩次茅仔厝活動所帶起的參與感、以及遇上的困難點和對將來的意願等處著眼，理解一個農村形態社區的改變過程。

要想瞭解梅花社區，我們得追溯起這塊土地的孩提時代。當她仍全身

●我們是茅埔圍的下一代主人。





佈滿石礫，仍被稱做「茅埔圍」之前說起。

兩百年前，吳沙率領漳、泉、粵三籍唐山移民乍至蘭陽平原，憑著幾近原始的物質條件，開啟漢人武裝拓殖時代。其中占多數人口的漳州人，享有大部分要津、肥沃土地；泉州人則赴港灣、深地另覓落腳之處；最稀少的粵籍客家人只好深入山腳偏遠地帶定居。

## 粵籍客家人，定居茅埔圍

位於西南山麓下的茅埔圍即是當年粵籍客家人選定安居的所在。如果時光真能倒流，可見到當時這片土地是由「寒溪」、「小埤仔」、「淋漓坑」、「蚊仔坑」構成的坑谷，滿是大水沖刷后，淤積成的大小小石頭。先民們除了要如此不利的自然環境博鬥求生外，更得擔負起保鄉衛民的責任。因為隔著擺雁山，便與泰雅族人庇鄰而居，在當年兩個族群彼此不相瞭解，溝通文化尚未建立時，先民們需防範山居的泰雅族人，時而翻山越嶺，或沿著蘭陽溪而下，出草殺人舉。

幸而客籍同胞不僅有著堅毅刻苦的性格，在遷徙移民過程裏，建立起團結合作的意識。以冬山鄉、員山鄉、三星鄉鄰近山嶺，蟬聚的客家移民大多能相互支援，在那個保全身家性命為基本要求的年代裏，在那個三餐毫無保障的生活中，先民們胼手胝足、互信互助的情感，成為茅埔圍物質生活發展史上，永遠抽離不開的部份。







如今和社區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振安宮」，剛好是適當的見證。振安宮供奉的是三山國王，在宜蘭境內大部份奉祀三山國王的地方，其實代表著客家先民開拓的蹤跡。振安宮肇建於何時，已難以文獻、耆老口中查出，只知道是由冬山大興火燒城的振安宮割香傳來。

約莫百餘年前振安宮興建時，僅留有：得安村三十六位先賢神位，追念供奉三十六位先賢的名字已難詳查清楚。也許是當地大姓家族中的吳姓、廖姓、謝姓、陳姓、林姓、游姓等先輩，也許只是象徵性的三十六位先賢，也許是來自莫忘來時路的呼喚罷。「振旅顯威靈，家家得樂昇平日；安民垂德澤，處處欣歌大有年！」看似無奇的廟聯懸於振安宮內，對應了無所依恃的歲月裏，務農維生的居民們堅信鄉里的守護神帶來的保佑與願望。並且經過兩百年的變革，客家移民的生活、語言，早已在同漳、泉移民往來中同化了，現在梅花社區居民已不會講客家話，也不知曉源於客家的血統，但三山國王的香火卻從未間斷。

困苦圈地開墾的年頭今日已難以想像，先民的血汗足跡經百年塵沙得以延續。而這又是怎樣的奮鬥過程？在還沒有社區總體營造的古早時代，茅埔圍的村民是如何凝聚起來共同保護家園的呢？

## 顧堤綁石籠，凝聚社區心





「還記得細漢時，常常做大水，咱全村的人攏要去幫忙石籠仔，以免堤防被沖破，也有人一不小心讓水沖走。」謝伯伯剛吐完煙圈，緩緩啟動乾癆嘴唇說著。即便自日據時期已搭建堤防，能將大水疏進濁水溪入海，但位於羅東溪泛洪區的茅埔圍，還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洪水凌遲家園。當堤防潰決，洪水漫漶使整個村莊財物家畜流失，甚至奪走了親人鄰居的性命；隨著大水沖刷下來的石塊，又會堆滿原本已十分粗礪的農地。

當做是環境刻意對茅埔圍子民們的試鍊吧。村民們開始商議出一套防禦方式，每逢颱風時節，豪雨未嘗間歇，村裏青壯年男子分派輪值，巡視每處堤防，不分早晚，如果遇上那邊堤防告急時，立刻以敲鐘召集村民們著手搶救的工事。此時，無分男女老幼，每個人均有攤負的任務；無論黑夜白晝，夜裏也點起火把，讓豆大般雨水打遍全身絲毫不退縮。

第一步，村民先砍下大刺竹，用大石擊碎竹節，接著編成一只長長的石籠，然後村民以接力方式將大石一粒粒地填入石籠，封緊兩頭籠口，再將好幾排石籠推入快承受不住大水的缺口，就這樣，憑著智慧與雙手辛勤編造的石籠，補強了不甚牢固的堤防，以及每個風雨夜晚抵禦完的倦極的好夢。

當地人把這套防禦洪水的方式稱做「顧堤」。

顧堤，實際上就是居民意志力凝聚的展現。由村民共同擬定出巡視勤務分配方法，各司其責，在地方事務缺乏任何照料的過去，看似落後的茅埔圍卻有了類似小政府的初





● 憨猴搬石頭成為社區參與對外活動的主題。



## 憨猴搬石頭，石頭成建材

如此周而復始地搬開石頭，  
是村民積極回應生

步運作，換句話說，這種自動自發、同心互助的傳統正印證現今我們大書特書的社區意識，早在數十年前由茅埔圍村民們默默地付諸行動了。

更早之前，這塊區域上全是一片石海，為覓得可以耕作的土地，村民們單純地相信，只要搬開這些石礫，底下定是豐美的土壤，僅僅為著見到泥土的夢想，他們竟不畏勞苦地搬開石頭，每每稍有小成，大水襲來使原先努力盡付東流，石塊又重新覆蓋土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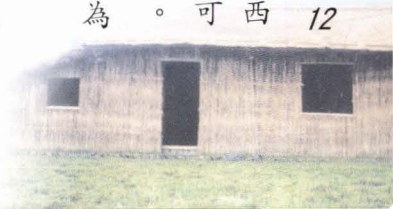
昔日供安居維生的茅仔厝今可安在否。

活的信念。說他們是愚公移山也好，是神話裏的薛西佛斯也可以，事實上，早在蘭陽平原享有肥沃碧田可耕作的人們，總譏諷茅埔圍村民是「憨猴搬石頭」。

「憨猴」的稱呼不脛而走，村民們卻也不以為忤。

久而久之，村民也以「憨猴」自嘲。因為生活是這般艱辛，物質的匱乏讓他們無暇再與人爭強鬥氣，鎮日勞苦忙碌，「憨猴」的暱稱也許能聊以一天汗水的撫慰。之後，顧堤制度上軌道，這群「憨猴」們搬開石頭，再也不會讓大水沖回，覆蓋住土肉。見到土壤，不過是曙光初露，距離可耕種的水田還遠的很。然而，片片石海都能夠解決，接下來又有什麼好驚的呢。

同時，憨猴祖先們也再度運用智慧，利用搬開的石頭取代原本用做茅仔厝牆壁的营养，一來解決搬不遠的石塊，二來重建起砌石壁的茅仔厝更牢固、更耐用；取之不盡的石頭又另作為村內分界矮牆的建材，





石頭矮牆沿稻程外圍砌成，成為家家戶戶屏障與景觀，當然貧苦的農戶買不起紅毛土，看上去像是由石塊有規律地堆成的，矮牆有個專有名字，叫做「石埕」。

生活在青山綠地，一切得自於自然，並還原於自然，就像是石埕。用當地盛長的茅草、山棕、菅蓁等植物為建材蓋成的茅仔厝更是如此。就地取材搭蓋茅仔厝，源自五十餘年前居民生產力不發達，相對的經濟能力低落，無力外購建材的結果，只好竭盡心力，空手造屋。

當下看來，識者可能會驚訝於茅仔厝從搭建到完工，並未使用任何金屬建材，大至鐵皮鐵條，小到鐵線鐵釘，完全派不上用場。這種由於生活水平的不發達形成的自然建築文化，需要的仍是農忙後村民的互助以及技術上口傳示範。這種傳承的根源來自於傳統人的內在情感、互助精神，卻隨著整個潮流愈來愈趨向「現代化」，到今日遺落的不仅是

● 一場成功的活動提供社區無限可能。







顧堤、石埭、茅仔厝，鄉親彼此間細膩相處之道亦來不及發覺便消失了。

一九九六年二月，梅花社區以冬山鄉種子社區之姿，參與宜蘭縣「歡樂宜蘭年」活動。該項活動集結縣內十四個社區，展示各具不同特色的文史風物。即使那次開先例的展示決定有些倉促，但梅花社區的居民在規劃單位協助下，第一次以傳統建築「茅仔厝」為主題，踏出對外蘄露社區風華的第一步。

接著打出「憨猴搬石頭」的主題參與盛大的九七年社區營造博覽會。他們將憨猴的典故換上新裝，成為居民傳承追求美好生活毅力的訴求。

## 傳統與現代，結合創新機

搬石頭的故事、顧堤的由來、石埭的美、茅仔厝的特色，盡其所能的成為梅花社區參與宜蘭縣社區總體營造相關活動的構成內容。然而，這些傳統事物並不止於拿出去外面展覽，一點一滴的消耗而已。

如何將傳統事物應用於社區總體營造的思維卻又不耽溺於鄉愁與懷舊？如何使得歷經稍早一次農村經濟破產的老農民們燃起投入公共事務的信心？如何延續各種傳統事物背後精神給下一代？

各式各樣的課題伴隨梅花社區踏上社區總體營造之路而來，甚至不斷地衍生新的課





題，其間遇上的爭執、思辯、整合、分裂，或成為助力，或成為阻力，都值得我們一一從現實面探究下去。

但惟一可以確定的是，缺少了對來時路的探索，缺少對先民們堅毅、合作精神的體認，缺少了屬於文化層面提供的動力，那麼是很難理解梅花社區再造運動的過程與本質。





●一座現代式的社區活動中心大樓，  
背後充滿曲折的籌建過程。

